灼艾集

灼艾新集目録

上卷

下卷

約艾新集目録終

灼艾新集上卷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西征記

桐君祠西有羣山蜿蜒如兩虵對走三江之水並流兩閒驚波闘馳秀壁雙峙上有漢嚴子陵釣臺孤峯特操聳立千仞奔走名利爲塵垢中客者一過其下清風襲人使有芥視功名歟

自儀真至維揚曰揚州自維揚至山陽曰楚州至淮陰登韓信廟使人扼吭太息思昔帶長劍

游岳陵俛首出惡少年跨下氣帖帖然不敢喘何其弱也。及其登壇佩大將軍印虜魏豹滅項籍斬成安君泜水上名動諸侯南面稱孤又何壯也。觀其用兵制勝神授鬼書出入古兵法中言取楚三策如指諸掌何其智也。烏盡弓藏兔死狗烹雲夢之擒未幾而死於婦人之手又何其愚也。大丈夫抱超世絕俗之才負安時經濟之略顧用不用何如耳

懸筒瑣探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

還守南京沈靜有大略嘗閱師覆舟山比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幖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爲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

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游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

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于何人要其所自得者為多也

蘇州知府况公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吕尚書震吕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何乃舉朕宫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為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

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謚巳有嚮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爾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

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於爲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爲歌謠曰況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田叟又曰況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涕送其柩歸其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

左都御史軒公輗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

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修英廟實録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旦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榦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皂此何物曰樹孝也因檢玉筒集有云氷凌禾稼達官

怕旣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
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夫

愼則免侮。謙則免妒。默則免惡。廉則免禍。勤則
免悞。此五者廢一焉求免不可得已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
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
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
曰吾公欲殺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
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
之此與晉使鉏麑刺趙盾事相侶盾篤於君臣。

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滅如此

青溪暇筆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安慶及太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太祖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

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沚州果爲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爲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還福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群盜四面而攻之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廟筭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得以礪兵

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討哉此其遠略為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為元守實為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友諒之兵力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蓋已莫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弔余公詩一聯云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為固自異也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

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
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
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
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
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玄
此其盛也
李淑通名泰鹿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
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

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卻因歌舞破除休兒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也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爲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聖訓

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嘗西邊當窩王保保來邪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為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已未造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上覽之曰知之人知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宮人徐充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昆丘誠可也今所營皆順其欲則

亞殺

居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其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卜者筮之曰非石非穴厥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穴旋復入井乃浚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

誠不能感天者觀此可以見矣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内新成勑翰林院凡南内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内大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為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近一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所坐一龕

僅容其身欲入定則命人鎖龕門加紙密封之或經月餘謦欬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潛聽之但聞掐念珠歷歷濟川楊景方嘗館其家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慾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兩花臺南回回寺中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可見異人無世無之

蘇談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獠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撾

之以爲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二騎
之富貴其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毋屑
容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慴伏無
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于今
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後一事云尓
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矣當
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至梧州
參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
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
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爲不廢也則知公之

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

周文襄公以侍郎初蒞美化未孚歲適不登人譏之曰周白地文襄笑曰今年呼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鋪地治未踰年粟米盈羡民間銀十兩至糴米五十石

酒之爲害有至酷烈者尊生之士不可不知也成化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多夜向卧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然世固有一生飲酒而壽者吳中蔣大卿平生未嘗一夕脫於

姬妾其飲酒至百鍾不廢今年九十餘猶日行數十里則亦其稟受之厚有酒色不得而損者乎若曰酒色不能害人則非也然不飲酒而得壽者世固多有之吾家先伯祖老亦不絕姬妾惟不飲酒壽九十一而沒又母族之一長者曹翁居京師年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飲酒亦涓滴不飲也則可知飲酒之能損壽矣余以爲將大卿之飲酒得壽此自其得於天者厚耳不可學也吾家二老之不能飲酒登九十則養生者宜師之雖不能必如二老要亦有此理也若

龔尚賢則其死信不由命可爲狂飲者之深戒也

清夜録

曹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東坡先生嘗偶遇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寛婢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

先斬小畜後斬六畜盖爲荊公父子發也

蔡京客張鸒初入舘即教諸生習走諸生請其故曰爾父祖誤國指日夜亂惟有奔竄可以脫死元長置酒求教荅曰事已至此無可言者姑收拾人材以補萬一然亦無及矣元長淚下乃叙劉元城等官召楊龜山諸人而專以報復爲急崇尚虛文爲務當時語曰不籍軍人而籍黨人不理防秋而理春秋

病逸漫記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

四致

有禎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於其語半時許後有禎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罷

太僕司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三年一易孳生馬匹一牡三牝爲一群一歲產駒三匹三年差內官車駕主事太僕少卿各一員印烙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銀十兩一

京庫

匹歲收烙馬一百匹印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
江字印　遼東養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
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馬毛稀毯而齒少者是
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
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又云識馬
有病與無病取其毛附手掌中相粘者爲無病
少粘則有病
兩京飯貧米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其米悉皆
白糧
甎城北甲乙丙丁戊五庫與天財承運等庫贓

罰銀香料等項最富甎城內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閘辦銀若干各入女官庫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兵部尚書鄺埜一日與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恭順聞於　上鄺大說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宗舊制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官使吉提督內識其人

亦一温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亦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遵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　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王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

乎曰否吾才讀孝經爾其見畏待如此 東宮
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諸 東宮官
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為然吉曰尊師重
傳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丞旨靖難兵
至南京金川門觀走死一妻二女俱被執旨
配象奴妻詭詐避難時將有金銀若干寄城外
某至親家須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必為其所
臨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
云吾母害嘗以衣裾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

俾奴許之因卧紿之其二女亦不解毋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水死

爽白齋詩話

李南所先生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爲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懶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搖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越僧其索畫於石田翁嘗寄一絶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爲

陳可與讀書虎丘嘗作歌招余其略云山人早掛席訪我山中客清夜焚妙香蘿月灑石壁寒泉煮石鐺細酌話疇昔又云山人山人招不來白日下界多塵埃牛毛世事幾時開一物於我何有哉余嘗乘月泛舟訪可與虎丘精舍又贈余詩有山中正思爾良夜喜相過之句戊子五

月可與病亟屬皇甫子浚誌銘屬金懋仁兹事

屬余刻其詩今纂末以拱矣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

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

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

知其養矣

虎丘石壁舊有景仁自中朝持劔南東川節道

出姑蘇飲餞於虎丘其題名云遠峯沐雨幽軒

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尊鱸飡季鷹之高劔

潭吊闔閭之古基酣而世慮忘酒竟而别愁起

促駕言歸援毫以識紹定五年四月二十日余

少時尚及見之今蘚苔漫滅竟不知在何處姑

識之

余少時嘗聞常熟一暴富者與鄉人方交易買

田有一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擾聒呵出之道

人書一絶於其壁云多買莊田笑汝痴解頭糧

長後邉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

近來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糧長州司取剥陪償

終則簏楚禁錮連年莫脱其勢不至傾家蕩産

不止也是以人懲其累有知者皆不借田吳人

所以畏後如畏死道人之言切中時禍不獨為
常熟發也

讀書筆記

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
日新之本也

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
目四肢自然之本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不
亂而効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攖之欲
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善觀人者觀已善觀已者觀心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階盡
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𤁵於犬矣乃
亦唯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
是猶犬耳
爲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
文字也

瑯琊漫抄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蔣嫗家饑甚坐穀籠架
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線雞爲食問何肉
曰鐓雞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默喜葢籠牀

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聖製也南京
功臣廟画壁與陳漢大戰　高皇乘白船友諒
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入遞運裝囚白者加彩
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
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簷曝偶談

梟逢鳩曰子將安之梟曰鄉人皆惡我鳴將東
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
之聲世有惡人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不非之

而不顧方且揚眉吐氣修然自得以為人莫敢余侮也既不能更鳴又不能東徙則又梟之耻矣

凡山居者先須識道而未識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不見其道故心境未通矚物成壅則鬱鬱長林峩峩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氲適足以資其喧耳

鄒忌謂妻曰我與城北徐君孰美妻曰美於徐君忌不自信復問其妾妾曰徐君何能及君也

旦日客來又問之客曰徐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君來孰視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不如遠甚暮寢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我也此乃忌說齊王受諫然則諫之直可不受哉不然諫言日至矣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東谷所見云造化之於人不斷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

資顯轍不知其幾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亡者有矣又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非其本心也而廼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於干時求進之牘囊篋錙銖惴惴於乎收支簿書忙忙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縱或見之又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富鄭公云宅居山水之人其别有五有貧以樵釣為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託名高尚而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智而不能用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而其所趨則異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翦勝野聞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虵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來附焉一日戰畢

羣坐藉土虵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與功多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夭矯自兜鍪出挾雷聲掩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常遇春初附劉聚侍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起此非爾所託也爾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是遂傾心焉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上曰達反矣追兵

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劒入謁　帝時方盛怒宿戒閽吏曰達入愼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劒斬閽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於是　帝不得已往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

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潰乃命最所誅髑髏爲基其臺即就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七筯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鶉焉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方帝來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劍以示　帝因戒之他人得以僇爾也自後諸功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聊寄食耳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唯供土池神几尚餘　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爲重々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々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案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己意辭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而去生不知爲々帝也明日忽移召々生入謁生茫然

自失既至　上咲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
生惶恐謝罪又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爲按察
使秩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
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戚命往西土求內
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遜拜之
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泐
曰明天子命往覓經唯老師指教老僧曰毋行
祇自勞耳爲我致書　明天子慎毋發也泐受
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

即位時作水陸齋以答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
如故　帝允之乃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
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我本野人未嘗
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乎

東谷贅言

或告予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叢遇
恩例以孝名受重需頃因割產與兄鬩墻予曰
爲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
聞惟孝友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是故
元䝨手鄙者未及黃泉誓不見母蹀血玄武門

者環兵海池震驚若翁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意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柔順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君不同床卧安知被裏破盡朋之盍簪誰無情誼必要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昔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訪之死諸途予

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際自以爲筭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僞秪自斃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七首之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謫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鍔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附奏曰不可宋真宗以劉美人爲貴妃李

沆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咈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蔭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况詔王言也而輙塗之而輙焚之可乎向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人臣居容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塗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日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拜呼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

衆不敢譁夫軍士擁邵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
君根於怨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
公胡不能炳幾銷釁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
晩矣向非公之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嵩
呼不已必至黃袍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
勢而翩閣王壘之區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
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
言君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意莫大於尊君
父討亂賊夫亂賊既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

而後死者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慶矣奚懼哉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矣忠臣孝子之心以爲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故西伯不怨羑里之囚也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又嘗觀古之君子傷一代人倫之變亦未聞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巢伯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桃園之變董狐不罪靈公也棠姜之禍南史不罪莊公也知此則孟子不言君父懼者所以存萬世之防也嚴哉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

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石碏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為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為名臣噫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太中夫人曰子之不肖皆因毋蔽其過而父不知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恒

多

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庾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求以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卧榻奏藥罔功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況感應之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毋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賣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謂人有恒言妻乘夫何謂也予曰乘之爲言馭馬之名也六轡在手磬耶控耶皆如所欲曷敢有越志哉鹽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或曰甘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予曰不然彼单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返者非英武之夫耶盡受其乘也習矣且柰何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

也大抵骨肉厲階房幃烈禍皆起於玆非鹵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人以中國爲牧馬草場賴耶律楚材諫而止予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於天是諫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覩雒汭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鼎論開國之勳三子當以山河帶礪之誓

加恤典焉可也胡為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渠宜必思哉

水覆舟舡人不怨水。火焚室廬人不怨火。食傷脾胃人不怨食。色蠱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貴自怨自艾。

凡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安則人心必不悅甚則怨匕則仇仇則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者慮其敗也能慮敗者不敗

或問鈍子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

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辨若訥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為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寘其頑也鈍其敏若藏鋒斂鍔不揮霍也不寘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予謂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之不善者匪用為德且將疑其病已而銜之矣知此說者處朋友寮寀之間因事納忠以進不逮者尚慎旃哉

嘗見極余録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予謂此語可謂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于楹曰積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哉

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怪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寔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予曰

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爲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宜鑒孔昭恒在兹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其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其不爾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嘆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宿一叟劇談鋒利紛誹口沫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言少焉果談及尋幽吊古之事真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雲胸襟

番禺陳兩峯先生白沙高第也來刀清江予為諸生獨蒙與潔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兩峯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繫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辯文章子潛心而求之則機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

舞焉竊以為萬世作文之法無踰此者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飲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朝無崇飲夜飲之禁眡漢詔賜酺五日之澤不尤汪濊乎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異予曰敢於為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有為善之名終無為善之實有為惡之名初無為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

按所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憲章文武者以此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近時士子專於慱古而畧於通今聞泉齋之言其有激乎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春奏曰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害二萬牛也遂止予觀此奏不以和買擾民爲言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爲言而不忍見其觳觫之狀死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入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大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

知天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廻洲之上有禁不許閑人擅過湖觀象臺在雞鳴山巔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錮以崇墉有禁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請為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志念深哉

先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真無哉盖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法者有糟粕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兵法也馬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

十萬而敗於長平同一青苗法也荊公躬行於
鄞縣而窮民沾其福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
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
外苟能即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
其色莊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諂其色赧赧
者其心愧其色戚戚者其心憂其色慘慘者其
心哀其色悸悸者其心忿其色怫怫者其心怒
其色奄奄者其心屈其色弛弛者其心驕其色
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顰易笑者其心淺其色

默然不露者其心深面無人色者其心懼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心忠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其心吝造次顛沛而色不變者其心有所主不寧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諸家以色而知人之曲直意色之時義大矣哉

或問羣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為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激匕而異焉人將忌之為怪物矣

予行役縣城謁見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請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居恒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耻潤色此身以勸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利爭奪之私勝也

天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於大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

與之際微哉

或問子囊城郢梁伯溝宮其自衛之策何如子二子之策雖曰自衛寔自斃也獨不思郢可城也郢之外非楚耶宮可溝也宮之外非梁耶城郢自亡楚也溝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宋之南也不此之監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險其後上流失掎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固卒使賈師憲以十三萬之師潰於江上而膽賊更說一句不得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

民樂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之死者也課守令積穀所稱發最以賑凶歲之餓者也京師有泰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以祀鬼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東阜劉公患蜀人之訟獄滋豐也嘗語憲使王公鴻漸曰越訴誣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干己事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上者施行能不姑息則獄之放紛厖其清乎煩以鄙意達諸監司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咸厲精焉

馬郡督其遼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弓以憲

職備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子十三篇因問之曰此書以何者爲兵家之要何者爲兵家之忌都督曰始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蓋用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篇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蓋用兵之忌莫先於此

者

前賢教人居官廉不言貪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聖明有光

予繇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夜已以前因多拐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冲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

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脅髀胯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嚚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煅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子其慎之

漢高祖與太子手勅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幷語汝諸弟此西京重父執之禮始此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遥拜其祖父意此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上諸老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坐次序齒不序爵意此風亦厚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盖引經者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曰無徵不信盖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

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
之情此又明經者所當知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
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
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
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王言其所以
風勵天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鏤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
晶宮漏惡其淫巧皆毀之大祀
廟拜褥褥心以紅布為之乾清宮

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卧榻無異
宮中每日早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
示天下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盔甲藏在
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盖
在龍江沙上護以朱闌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國初大統既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面縛來降
以帝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不戰而奔克順
天命謚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爲崇禮侯還之沙
漠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

求孔子之後封衍聖公顏子孟子之後封博士又立孔顏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之秀者而登用之又立尚賓館聘天下名儒梁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名儒曾〻等修元史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定大明律又設文舉武舉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才凡若此類皆忠厚惻怛之至郁〻乎其文也渢〻乎其風也嗚呼盛哉

都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時有門生諫垣以書來求作司諫箴東阜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

辦此篇見近科程文哉邪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諦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幾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縣尹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祈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只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尹讀書悵然遂墳直而還其松

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艤舟姑蘇之盤門見水濱有溺死少艾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挽之蔡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尚籠羅袖薄清波難掩玉容羞蕪烟綠暗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闔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對教官惜之曰此子詩有音響無氣骨吾恐冬華之木不實早慧之子不壽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

詩曰牕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生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咲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方希直孝孺之從學于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從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數年景濂薨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

南屏對雪圖索詩于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跡遂題詩云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談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碧海瑤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吊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堤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

繪此圖正貌而於舊遊跡吾知天也奇崛人新
詩妙筆與絕倫倜從揮洒豈無意神於髣髴存
天眞世間今古同飛雲回首八窗都不見空有
羅山石室書夜遊江光劍氣漢羲其時景濂已
謝病還山而希直自浙上來迓邂逅于南屏師
生道義之情溯山增思氣共曰羅山石室乃景
濂公精舍也
工良字文信河南開封人洪武末浙江按察使
廉潔明峻嘗以忠義自許毎晨詣本司岳廟焚
香矢心盡瘁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

將有變預督草柴堆積室內時難師起良語其妻曰吾平生以忠義許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見義勇為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既為忠臣妾豈不能為義婦乎唯此數歲兒祀不可絕婢某聰慧至誠必能撫養某倉事夫人與我最厚當盡以義譬瑱與此婢挾匿命事斎若得撫養成人庶不絕嗣良然之遣婢去乃闔門縱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死矣良具衣冠嚮火端坐而歿正德年間按察使梁材立祠于本司之東私謚曰忠節云

許亨來樂間以都督僉事鎮守浙江二十餘年有惠政廉儉忠勤諸司畏服其卒也哭聲振城市雖婦女亦有奔送其喪者山陰秦瑛挽之詩云太平無事展珠鈐庭樹沉沉晝掩簾門外日高閑劍戟海濱風靜集魚鹽累朝功業金甌重一寸忠勤雪鬢添忽報前營將星墜哭聲中夜起閭閻

楊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爲嘉興府廉聲播遠近十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聞之皆額首以頌其來繼宗至不携家眷止帶老僕一人執爨清

直之聲震動兩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門
下多倚勢生事自繼宗蒞任各斂手杜門不敢
輕出倉猾官吏多望風引去然繼宗雖嫉邪而
愛惜人才未嘗輕易害人故人無智愚咸仰其
公正而畏其威名未幾聞親喪方坐廳理事訃
文忽至即大哭觧印步出驛亭老僕挑兩箬籠
登舟杭民老稚號泣挽留不及皇皇如失父毋
既去十餘日民相驚言公得奪情復任懽呼載
道迎候者塡溢城門月餘方已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爲浙江按察僉

事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索筍鮮魚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過進貢誣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爲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 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舊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

杜京産字景齊錢唐人少恬靜絕意榮宦會稽孔覬清剛有峻節一見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交東山開

令援學孔稚珪表薦京産曰竊見吳郡杜京産潔淨謙虛通和敏達博通子史沈吟道奥家業窮巖採芝之幽澗麻衣藿食者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嵒谷含懽薜蘿起忭不報後以貞外散騎侍郎召京産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范元琰字伯珪錢唐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召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常自含吮鄉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

出城市雖郷居如對嚴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
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盗其菘元琰
遽退毋問盗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
今言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
盗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盗者
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爲吏即知守廉一
錢不取衣食一仰於家宣德間有詔求賢總兵
官陽武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
馬副指揮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

舊華縻信裁剸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
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
尋乞致仕歸經治所餞贐俱不受前所餽者復
持金懇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
杜瓊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氊又却吳民餽
贐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白與人傳
李氏登州黃縣人鄒確妻性貞慧而知禮足跡
未嘗出戶限其良曰世閭用門功任管軍百戶
戍右錢唐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邦人士女
競事游衍爲樂于確與其昆弟謀曰盍亦奉吾

毋爲樂乎乃治游具請于母母曰爾爲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逸樂耶確等懸懼而退李氏有女嫁爲同邑周仲賓妻謝頼之瑞金簿辠就逮女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舍後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毋訓云至正間世亂分守海寧有惠政及張氏陷浙西屏居硤石元亡不食死

陳孝女者錢唐人也父業儒嘗受舅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

爲盜所掠僅留孝女十歲携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携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禪寮供榜既職時孫元師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懽心居數月當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烟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

兹寵李偕携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勉之還則
泣告曰比聞李氏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
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
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躃踊呼號
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腸斷死矣李義之因
與葬隣欽而祔于母塚之傍云

昭慶寺戒壇蓋自 國初澄照法慧兩律師奉
上命而爲之而登壇授戒嗣其傳者非出部劄
故有真戒壇假宗師之說

皇祖立法無非化民爲善之盛意近來遊衲往

徃敗群以致官府崇禁非立法本旨也洪武五年正月十七日　皇祖宣諭衆僧云你和尚每去那城郭山林村落中將釋迦佛明經教與他衆民說化他一方人民習善不來犯王法也是你出家人爲我　國家添力氣也洪武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皇祖宣諭衆僧云如今爲僧的多不通曉佛法都要習學心經金剛經楞伽經晝則講說夜則禪定以深通佛法爲長其次依戒臘行坐違者論罪自是每歲三月三日本寺開設戒壇海內緇流雲集而民間好善者

亦皆皈依聽說佛法壇上設法座推其能通經典戒行高潔者升座談經陳具足戒僧徒俯聽或恭究疑難從問條解人授戒牒一紙其文云佛法三藏以經爲首三學以戒爲先戒者寔三寶之舟航衆聖之街衢也論其行相則有二百五十之殊究其威儀則有三千八萬之別佛佛相授祖祖相傳持之則爲三乘證聖之基犯之則爲六道沉淪之本三世諸佛因此戒而證涅槃一切菩薩由此戒而成正覺是知究佛心者謂之禪非戒不明宣佛語者謂之經非戒不尊

故戒爲萬行之首衆得之源者也其五戒曰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其十戒則益之以不着花鬘瓔珞香油塗身不歌舞戲唱妓不坐高廣大床不非時食不捉生像金銀錢寶又具足戒一百五十條皆載牒文得之者若士人之應舉中式云

佛書浩瀚罕求宗旨吾於杭州得三僧焉其言雖近易而樞要可窺矣圓修居鳳林白樂天從問佛法大意修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樂天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說修曰三歲孩兒雖說得

八十老翁行不得衆中居虎跑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宗杲居徑山嘗對宋仁宗曰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如此數語不幾於近道者乎

佛印禪師者杭之蠟燭菴聖水寺皆其道場也世傳其詼諧滑稽而僧史亦恥其人不爲列傳東坡貶惠州時佛印致書云子瞻負高材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

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
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觀
此書亦似乎近道者惜渠所謂性命之旨無從
質難之耳
皎如晦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算子詞云有意
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似休
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
愁點點點飛紅雨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
來峰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

不如一静又君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彭文憲公筆記

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修撰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改授他職盖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人爲天生仙餘爲半路修行亦切揄也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二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躑驕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爲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解[𠐋切奸]而不知所自始豈金元之遺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回

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禮部請 上擇日行耕籍禮田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上率百官先農畢釋祭服使服東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林青

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駁牛二人曲躬挨犂轅
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颭旗而
行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以為勞既畢乃
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
一人傍犂而行是日時九推之列也俱耕推畢
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故事觀畢乃賜宴而回
時生長未親農事至是始知犂之入土淺深繫
乎舉手低昂事非習不能於斯可見矣
廣西大藤峽蠻賊久為害近年流劫兩廣尤甚
議者咸謂宜調兵往征然自永樂以來但能威

之使不出未能破其巢穴及是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與内臣同往征焉用土兵為先鋒出奇計破其巢穴謂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而桂州崖九層樓尤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紀歲月而還聞者殆以為不世之功而趙獲封爵賞以此然班師未久而賊復集乃知前所殺者多賊黨而真賊避匿者又出是以謂識者有遺恨云但趙都督領兵往返紀律嚴明軍士在途秋毫無犯非他將可及為可重也

灼艾新集上卷終